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簡介

書名：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俗名《廈英大辭典》)

作者：Rev. Carstairs Douglas, M.A., LL. D. Glasgow (杜嘉德牧師，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博士)

出版者：London: Trüber & Co.

出版年代：1873 年

提要

Carstairs Douglas，漢名杜嘉德，英國長老會牧師，他的名著《廈門話漢英口語辭典》，附漳州泉州異讀，俗名《廈英大辭典》，是繼麥都思之後最偉大的一部羅馬字閩南語字典。它為十九世紀的廈門方言及漳州、泉州各地方言口語詞素留下豐富而精確的紀錄，就羅馬字閩南語字典而言，是空前，也是絕後的成就，因而成為日後所有閩南方言辭典、字典的重要典範。杜嘉德拉丁式拼音法也為後來教會羅馬字奠下堅實的基礎。所以無論是語言學成就或閩南語的拉丁化，杜嘉德可以說是閩南語學界最偉大的功臣之一。

1. 杜嘉德小傳

杜嘉德 1830 年 12 月 27 日出生於一牧師世家。老杜嘉德生有六子，杜嘉德排行老么。

杜嘉德 1851 格拉斯哥大學畢業，1855 年在愛丁堡自由教會學院 (Free Church



杜嘉德牧師遺像

College, Edinburgh) 完成神學課程。

1855 年 2 月 21 日，杜嘉德在格拉斯哥聖馬太自由教會受按，命為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三月與開拓宣道家

賓威廉牧師 (W.C. Burns) 同搭「挑戰者」號 (Chalenger) 赴香港，轉上海，6 月赴廈門。

當時廈門的新教，除英國長老會外，尚有倫敦宣道會及美國公理會主持的 A.B.C. F.M.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倫敦教會來華開教的功臣首數馬禮遜、米憐、麥都思。麥都思是《福建方言字典》的作者，但麥都思後來 (1843) 年抵上海開教。第一個抵廈門設教的不得不歸施敦力約翰 (John Stronach)。施敦力 1838 年抵新加坡傳教，1844 年抵廈門，此後在這裏傳教四十餘年。他的兄弟施敦力亞力山大 (Alexander Stronach) 於 1846 年抵廈門。

美國公理會所主持的 A.B.C.F.M. 原以後援倫敦會為主，但 1830 年起開始派宣教師。首位抵廈設教的是歸正教牧師雅裨理 (David Abeel, 1804-1846)。雅裨理與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於 1830 年 2 月 25 日抵廣州。雅裨理後來輾轉於爪哇、巴達維亞、新加坡、暹羅各地。廈門開港後的 1842 年他與聖公會牧師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同抵廈門，成為第一個抵廈門開教的新教牧師。隨後到來的有 1844 年抵廈的羅賓 (Elihu Doty)、浦威

廉(William J. Pohlman)、1848年抵廈的打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他們原屬A.B.C.F.M.，1857年廈門宣道區才正式歸美國歸正教會主持。

英國長老教會是1844年才正式宣言成立的。因此遲至1850年才由香港調賓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抵廈門設教。

1855年6月，杜嘉德牧師抵廈時，正好原英國長老教會牧師James Johnson離去，他只好孤軍奮鬥。當時英國長老教會的勢力最弱。根據是年年終杜嘉德的報告。三派教會所擁有的生存成人教徒數如下：

倫敦會 136人

歸正會 100人

長老會 47人

總計 283人

教會分別門戶，對基督教的發展相當不利。於是歸正會的打馬字和英國長老會的杜嘉德促成於1862年4月1日開會組織「泉漳長老大會」，是新教教會合一運動之始。1920年1月6日再聯合倫敦會，成立「中華基督教閩南合一會」。

但在杜嘉德初到廈門的時候，三派的競爭是相當激烈的。英國長老教會在廈門勢孤力薄，更使杜嘉德力圖振作。1858年天津條約訂立，訂台灣為通商口岸。是年夏天，杜嘉德從寧波返廈門途中，在台灣北岸停航一兩天，但沒有登陸，在他十月廿日的函中說：

「這個島山嶺之美吸引了我，只可惜沒有機會親自踏上田禾豐茂人口衆多的平地。」

1860年杜嘉德牧師偕同駐汕頭的金輔爾牧師(Hur Libertas Mackenzie)及兩名廈門人信徒陪同，從廈門搭亞細亞號三桅帆船抵滬尾及艋舺。據他十月一日在亞細亞號船上所寫的信上記載著：

「我們於九月十九日離門廈門，廿四日安抵本港(指滬尾，即今淡水)。我們帶來兩名信徒及許多書冊。上禮拜在此傳福音。我不大清楚荷蘭人二百年前佔據此島時是否在這裡傳道過，但我相信這是那時以來首次在島上傳福音。船隻停留之地，外國人稱為淡水，本地人稱為滬尾。這裡有幾條大街，人口大約四五千——但短短幾天的逗留，很難估計有多少。我們還訪問艋舺，是附近唯一的大市鎮，在淡水上游約十哩，平曠美麗，四面環山……居民移自福建漳廈，講廈門話。全島也以廈門話為普遍。因此……此地似乎應該由廈門的教會來擔任傳道工作。跨過海峽，仍通行著一樣的语言，覺得很不平常。在大陸隔了一百哩就使我們覺得言語不通了。因此我們耳中似乎聽到一種強烈的呼喚：『到這裡來幫助我們吧，直到福音在這裡發揚光大』。」

從此，杜嘉德牧師屢次向英國母會鼓吹向台灣宣教。1863年8月，杜嘉德由英國帶來一位愛丁堡大學畢業的醫療傳道士馬雅各(Pr. 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搭Polonaise號出發，經好望角，過印度洋，終於12月4日安抵上海。杜嘉德旋即回廈門，馬醫生多在上海見習幾天，1864年1月2日才抵廈門。在那兒，馬醫生一面積極參與醫療傳道，並努力學習廈門話。

1864年為考察台灣，杜嘉德、馬雅各帶著兩名廈門人信徒，及僕人吳文水搭德輪三桅帆船舟山(Chusan)號抵打狗(高雄)，在這裡考察了一週，看到天主教在前金建堂的艱苦。然後步行到府城(台南)、埤頭考察了一番。30日返廈門。

經過半年籌備。1865年5月下旬，受派為英國長老教會駐台宣教士的馬雅各醫生，

再由杜嘉德陪同，帶了三名助手，自廈門搭Meta號輪船來台，5月29日抵打狗，旋赴府城設教，開英國長老教會台灣宣教之先聲。

杜嘉德在廈門，出外佈道，牧養教會，教導學生，研究閩南語，編纂字典，編寫聖詩(他曾編過《漳泉神詩》，今仍有多首留存於台灣長老教會的《聖詩》集中)，忙碌異常，因而他的容貌較其實際年齡蒼老。

1873年《廈英大辭典》出版，杜嘉德受格拉斯哥大學頒贈博士學位。

1877年夏，杜嘉德主持了在上海舉行的首屆在華宣教師協議會(他是二位主席之一)，回廈門突然罹患霍亂，7月26日去世。享年43歲^①。

2. 從麥都思到杜嘉德

杜嘉德在序中提到他參考的幾本閩南語詞典，如麥都思的《福建方言字典》、羅啻(Doty)、麥嘉湖(Macgowan)的字典。他又說，他的這本字典是以故美國長老會牧師盧壹(J. Lloyd)的手稿為基礎，加上羅啻手冊中的增補字，還有倫敦傳道會的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牧師的手寫稿字典。

杜嘉德也參考一些漳州、泉州的「本地字典」。他所指的大概是泉州的《彙音妙悟》和漳州的《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了。杜嘉德說，其中真正好的是漳州音或漳浦音字典《十五音》，這是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藍本。因有這本原典可查，所以他很少引用麥都思的字典。

杜嘉德對自己的著作是十分自負的，但他非常了解前人的貢獻和缺點，也非常了解自己的成就和缺點。現在，我們擬就所知的文獻，略述一下從麥都思到杜嘉德(1837-1873)的35年間，西方傳教士對閩南語的研究成就。

麥都思是1817年抵達南洋，做馬禮遜、米憐等倫敦會傳教士的助手。1818年開始學習閩南語，1831年完成《福建方言字典》，1837年排印完成出版。

這本字典可以說是謝秀嵐《彙集雅俗通十五音》那本漳州音韻書的羅馬字拼音化。它是目前所見對傳統十五音拼音法介紹最多的著作，但它也同時承續了中國式辭書重文讀、輕口語的傳統。杜嘉德批評說它收錄的是「漳州音(或更精確的說是漳浦音)的書寫文字(即文言文)，有些口語也出現在麥都思字典中，但很少，……並且很不幸地是，口語形式往往出錯。」多文少白是真，往往出錯，恐怕未必。當然，手民之誤確實不少^②。

麥都思字典另有一項特色，便是他所採用的拼音法是沿襲馬禮遜所編的官話字典中所創用的英文式拼音法，和現在通行的教會羅馬字有相當大的距離。杜嘉德字典附錄I(p.607)及羅常培《廈門音系》(p.p.36-39)有對照表可參考。羅常培結論說：「各種舊式(拼音法)裏頭祇有Medhurst的最特別，其餘的都算大同小異。不過Medhurst的《福建方言字典》並不是為廈門方言作的，乃是為漳浦方言作的，所以他所用的羅馬字特別跟各家不同，一半由於拼法的差異，一半還是方言的不同。」(p.39)關於後面一點，杜嘉德的附錄中也提到了。我們可以從杜典附錄的對照表中引用一些因方言不同而音標有異的例子，如：

麥式(漳浦)	杜式(廈門)
ëm [iem]	iam [iam]
ⁿo [ō]	oⁿ [ō]
ey [ei]	e [e]
oe [ou]	er [ɔ]

其餘大半只是拼法的不同。但也有拼法相同，表示的音值不同的。如：eng在麥典中是表漳州的[ɛŋ]音的，杜典中則是表示廈

門的 [iəŋ]。

由麥都思到杜嘉德的拼音法，其實是經過一次音標革命，而首倡者為美國公理會的歸正教牧師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美國公理會的裨治文 (Bridgman) 1832 年在澳門創刊《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1833 年衛三畏即加入工作行列。這本雜誌前十年所採用的拼音法就是沿用馬禮遜、麥都思的那套英文式拼音法。但自 1935 年 8 月起衛三畏便寫了一篇文章批評英文式拼音法的麻煩，然後 1836、1837、1838、1839 ③，幾乎每年都寫一篇文章批評英式拼音法，而提倡拉丁式 (或稱大陸式) 拼音法。1942 年衛三畏發表 “New System of Orthography”，列出馬禮遜官話拼音、廣東話拼音、麥都思的福建話拼音法，以及他自己的改革方案。從此，《中國叢報》便完全改用拉丁式拼音法了，而跟進者大有其人。

麥都思之後有英國倫敦會牧師萊撒母耳 (S. Dyer) 著了一本漳州音字典 “A Vocabulary of the Hok-kēn Dialect as Spoken in the County of Tshěang-tshew” (1838) 因為出版在衛三畏方案發表之前，自然用的是英式拼音法，但倫敦會的香港英華書院出版了一本《初學粵音切要》雖出版在後 (1855) 仍然沿用英式拼音法。由此可見倫敦會的牧師仍然保守倫敦會牧師馬禮遜—麥都思以來的傳統。

但衛三畏的改革呼聲引起歸正教和長老會牧師的支持。1853 年打馬字 (Talmage) 在廈門刊 “Tŋg-oē hoan-jī chhō-hak” (唐話番字初學)，1853 年譯 “Lō-tek ê chheh” (路德个册)，1853 年養為霖刊 “Khui gín-ā sim-hoe ê chheh” (開囡仔心花个册) 及羅啻 1852 年譯 “Iok-hān thoān hok-im Su” (約翰傳福音書)，1853 年刊 “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翻譯英華廈腔語彙)，1869 年麥嘉湖編 “A Manual of Amoy Colloquial” (英華口才集)，都是採用拉丁式拼音法。雖然和衛三畏不盡相同，但是大同小異。可以說拉丁式拼音法最初是由歸正教牧師們所實踐的。

從羅啻的 Manual (1853) 到杜嘉德的字典出刊 (1873) 正好 20 年，可以說拉丁式拼音法已經完全佔了優勢，而麥都思的英式拼音法遂成歷史陳跡。

雖然杜嘉德這部字典在記述口語詞素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但並不是獨力完成的，他一方面承襲了傳統韻書，特別是十五音及麥都思、盧壹、羅啻、施敦力等人的研究成果——不管有無出版。一方面在字典的完稿、校對方面，也有許多人的幫助。據杜嘉德的序說，他著作本字典的最初目的只是為了自己便於查閱，但字典越編越大，許多人要求他出版，甚至到了後來，廈門的三個教會，即倫敦會、歸正會、長老會共同正式要求出版，杜嘉德才準備付印。於是倫敦會派施敦力、歸正會派打馬字來協助杜嘉德完稿、校對。其中打馬字只校對了幾十頁便因他事中輟，施敦力則從頭到尾都參與。

杜嘉德雖對自己的成就十分自信，但他也承認自己的字典有兩個缺點：

其一、本典是為應付實用與立即的需要，因此不完備之處在所難免。他說：「若此字典能被人所超越、遺忘，或者當作更完備、精確的作品的基礎而被懷念時，我就太高興了。」

其二、本典中沒有一個漢字。原因有二：(1) 許多詞素沒有相當的漢字，數量可能佔全部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即使用心去找，但許多字是太偏僻，或者異體字很多，無法確定那一個字正確；(2) 本書是在杜嘉德趁回英國休假時在倫敦排版，倫敦沒有漢字活

字。

其實這兩個缺點並不是真正的缺點，因為(1)任何口語字典都不可能把所有口語詞素蒐集完備，尤其杜嘉德所蒐集的範圍，除了廈門之外，包括泉州、漳州各地方言，更不可能蒐集完備了。綜觀有史以來約百本閩南語字典，除了1931~32台灣總督府所編的《台日大辭典》外，其實沒有一部字典比本典更完備，更豐富，更精確了。

至於缺點(2)沒有漢字對照，對用慣漢字的人確實很不習慣，但漢字其實是不夠用的，勉強湊合未必是好事，對讀者可能有誤導的作用。純用拼音字的話，有使閩南語的研究脫離漢字羈絆的解放感。對於這一點，杜嘉德有很清楚的自覺。他說④：

「我企盼兩三年內編一本指南或續編，把所知的漢字收進去。但當我遺憾漢字沒有出現在本書中的同時，我也很高興與本書沒有漢字。因為這樣可以證明廈門話是一個獨立的語言，它可以不藉漢字而獨立。我希望更多人因此被鼓勵學習這種語言，他們或許已被這個語言的複雜與奇異的性格所擊退了。」

由麥都思到杜嘉德，西方傳教士的閩南語研究可以說已達到最高峰。杜嘉德以下編字典的西方學者，只有能夠增補本典的人，但沒有人能夠在完備性和廣博性方面，趕得上他的成就。《廈英大辭典》無疑的是羅馬字拼音的閩南語字典中最傑出的經典之作。

3. 杜嘉德的語言學觀念

杜嘉德先生具有語言學的家學淵源，他的父親擁有豐富的語言學知識，而他本人自幼學習古典、現代語言，熟習希伯來語，具有堅實的語言學基礎⑤。加上他善於速記法⑥，以此記錄閩南語，成就自然非凡了。杜嘉德的語言觀和語言學成就其實是基於他的學術背景。

杜嘉德所謂「廈門話」，略同一般所謂的「閩南語」，不單指廈門方言。他又認為「廈門話」是一種獨立的語言，不是方言。

西方傳教士傳統上都從歷史語言學或政治歸屬，稱呼漢語(Chinese Language)支系語言如廣東話、福建話為「方言」(dialect)，即使是官話也稱之為「官話方言」(Mandarin dialect)，麥都思的閩南語字典即題為“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en Dialect of Chinese Language”，可以直譯為《漢語福建方言字典》。

但杜嘉德在序中明白地反對所謂「方言」(dialect)或口語(colloquial)的名稱。他在序中開宗明義說⑦：

「廈門話不止是白話方言(colloquial dialect)或土語(patois)。最上流的人或一般民衆、最有學問的或最沒知識的都說這種話。……

「方言這個字眼也不能傳達精確的概念，它不是其他語言的一個方言變體，它是一個獨立的語言(a distinctive language)，是中國土地上衆多不同語言之一。

「歐美人士正在學習中國的許多口說語言(spoken language)，諸如官話、客家話、廣東話或廈門話等。這些語言不是一種語言之各方言，它們是各不相同的語言，彼此之間的關係正猶阿拉伯語、希伯來語、敘利亞語、衣索匹亞語及閃語系之各成員；或者如英語、德語、荷蘭語、丹麥語、瑞典語之間的關係。」

另一反對使用『方言』來指這些語言的一個嚴肅的理由是，它們內部存在著真正的方言(real dialects)比如官話吧，它是最大的，最少有三種方言，即北方官話，北京人說的；南方官話，南京或蘇州人(?)按：大概

是杭州人之誤)說的；西部官話，四川人或湖北人說的。

「同樣的，這個需要一個較好名稱的語言，我們可以稱之為廈門口語 (Amoy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也有幾個屬於自己的真正的方言，其犖犖大者如漳州、泉州、同安、及廈門本身。本字典以廈門音為標準，而於漳、泉方音也有註明。還有衆多諸如同安、漳浦及其他方音變讀也儘量收錄。」⑧

杜嘉德所謂「廈門話」(the language of Amoy)指的是包括漳、泉、廈門、永春、台灣、南洋等地漳泉系閩南語，但不包括潮州、海南島的閩南話。雖然他知道它們是由福建移民去的，但仍把它們歸為其他語言 (other languages)。

杜嘉德沒有明白界定「語言」與「方言」之間的差別。但由他的分類可知，他是以兩種方言的溝通度為界定標準，如果兩種方言可以溝通，則互相間即為「方言」的關係，如漳泉之間雖有不同，仍不妨溝通，所以互為方言的關係；但互相間無法或難以溝通 (unintelligible)，則互相為「語言」的關係，如潮州、海南、福州、興化之與廈門。易言之，他不是從歷史語言學的或政治的立場，而是站在社會語言學的立場來界定「語言」或「方言」的意義。

在附錄中，杜嘉德對廈門話的方言，如漳州及其次方言、泉州及其次方言的語音特色及其對應關係有簡單的描寫。對廈門話移出海外也略作敘述。

他把潮汕話、海南島話、福州話、莆仙話歸類為「相關的其他語言」。他比喻廈門話和潮汕話之間的差異，有如荷蘭語跟德語，仍可通曉另一種語言的大部份內容。海南島話比較離得遠，但與廈門話、潮汕話仍很接近、福州話則完全不能與廈門話溝通。

杜嘉德又提到閩語之外的其他語言。他說⑨：

「廈門話與其他漢語較無關連，但它們都源自共同的祖語。那個共同祖語並非現代官話方言，而是三千年前的古漢語。所謂mandarin比任何其他漢語或漢語方言從那個原始漢語改變得更厲害。……」

廈門話因為保存了較多古音，因此在漢語聲韻學上有突出的地位，杜嘉德認為研究廈門話極其重要。

基本上說來，杜嘉德對閩南語內部方言的了解與描寫及論斷閩南語在漢語語言學上的地位是相當正確的。在一百二十年前，他已有這樣的見解，著實難能可貴。

4. 杜嘉德的語言學成就

杜嘉德的語言學成就完全表現在《廈英大辭典》的製作上。替廈門話，包括漳州、泉州各地方言口語詞素留下這樣豐富的文獻，已經是空前，並且除了台日大辭典之外，也沒有一部辭典趕得上它。這樣的成就在歷史上已經可以不朽了。這是杜嘉德在閩南語詞彙研究上的貢獻。

但杜嘉德在語音學上也有一些成就。譬如：

1. 聲調研究

杜嘉德紀錄廈門、泉州、漳州八音的名稱及調值⑩，茲依筆者理解，簡譯為五度制如下：

廈門⑪	泉州	漳州⑫
上平:44	上平:43	頂平:24
tsiuN ⁷ piaN ⁵	~~	teng ² peN ⁵
下平:213	下平:214	下平:13
e ⁷ piaN ⁵	~~	e ⁷ peN ⁵
上聲:451	上聲:51	上聲:42

tsiuN ⁷ siaN ¹	~~	~~
上去:21	上去:31	頂去:21
tsiuN ⁷ khi ³	khi ³	teng ² khi ³
下去:22		下去:22
e ⁷ -khi ³		ε ⁷ khi ³
上入:31	上入:31	頂入:32
tsiuN ⁷ zip ⁸	~~	teng ² zip ⁸
下入:25	下入:25	下入:13
e ⁷ -zip ⁸	~~	ε ⁷ zip ⁸

杜嘉德對廈門和漳州的描寫大體不差，只是細節上恐怕還有可商榷之處。比較現代方言音，其漳州音描寫較可信。廈門的上平、上聲他說是雙曲折，不免令人懷疑。

他描寫泉州音則比較模糊，他聽說泉州上聲分上下，但他無法分別。去聲本調混同，但變調仍有分別。

杜嘉德把聲調分為二類，一類是收-p、-t、-k尾的入聲，他用短促來描寫，「上入」微升、急降，「下入」突然上升。舒聲以不急促(not abrupt)及高低曲折描寫。平板調(lever musical notes)分高低，「上平」高而「下去」低；曲折分單一曲折(single inflection)，即「上去」聲；雙曲折(double inflection)下平先降後升，上聲微升急降。

杜嘉德也提到連詞變調。請參照原序，茲不贅述。

他的紀錄有一點值得注意，即現代廈門音的陽入(下入)聲，自羅常培(1931)以來的紀錄，都是高平短調，杜嘉德說是突然上升(rising abruptly)，那是現代泉州音的特色。或者十九世紀中葉的廈門音是那樣的調子。

2. 重音研究

閩南語一般特色是多音節詞以末字最重，但有些多音節詞末字反而較輕，謂之「輕聲」，杜嘉德謂之附屬詞(enclitics)。杜嘉德

首用雙連字符表示，如：thâi--sí(剖死=殺死)，tò--lâi-khì(倒來去=回家去)等。雙連字符之後的輕聲字雖已失去原調，但杜嘉德仍記如原調，但是一些只用作輕聲的詞却歸陰入，如：leh、teh(塊=正在)，現已成教會羅馬字的傳統，其實應是輕聲，其本調是上去聲。

杜嘉德對重音的傑出研究，表現在無輕聲字多音節詞內部輕重音的分佈。他認為多音節詞的重音分佈有嚴格的規則。基本原則是最重音落在最後一字，其規則細述如下：

A. 二字組前輕後重。

hong¹chhe 風²吹¹

B. 三字組前輕後重，中字不含重音。

kong²bo⁵iaN² 講²無⁰影¹

但當中字比較重要或調子較強時。如果前字為助詞或不重要的字，如有、無、用、來、去、塊(teh⁴)、著(tioh⁸)、通(thang¹)、卜(beh⁴)、佇(ti⁷)、到(kau³)、恰(kah⁴)、那(na²)、若(na⁷)、敲(kap⁴)、即(tsia⁴)、就(tsiu⁷)……這些字放在首字時，次重音移到中字。

bo⁵kau³hun³ 無⁰教²訓¹

tioh⁸kuaN⁵ziat⁸ 著⁰寒²熱¹

teh⁴kong²ue⁷ 塊⁰講²話¹

beh⁴puaN¹tshu³ 卜⁰搬²厝¹

tsap⁸gua⁷lang⁵ 十⁰外²儂¹

tsit⁸si³lang⁵ 一⁰世²儂¹

但如首字特別重要，如：

tsin⁷khui³lat⁸ 盡²氣⁰力¹

則次重音移前。

C. 四字組通常是兩個二字組的再組合。而第一組較第二組為輕。第二字為次重音，末字最重，如：

bo⁵lang⁵ beh⁴khi³ 無⁰儂²卜³去¹

但如各組之末字為輕聲時，重音移前：

khit⁴i⁰ thai⁵si⁰ 乞²伊⁰剖¹死³

kap⁴i⁰ kong²ue⁷ 𠵿³伊⁰講²話¹
數字tsap⁸(+)在第二字時重音移前：

zi⁷tsap⁸ si³lang⁵ 廿³十⁰四²儂¹

saN¹tsap⁸go⁷to¹ 三³十⁰五²都¹

若第二字爲不重要的字(見B)時亦同：

kau³beh⁴sit⁴sin⁵ 到³卜⁴失²神¹

如第一字特別重要時，次重音落在首字：

nng⁷ki¹puaN³ui⁵ 兩²枝⁰半³桅¹

D. 五字組以上依較少字組相似的規律組合。

杜嘉德的重音研究也應用到音節內複元音的重音分佈。現代語音學家一般認為元音的響度依口部開合，舌位前後有別。開口度大的低元音響度大於高元音，後元音響度大於前元音。響度最大的是主要元音。這點杜嘉德早就注意到了。只是，他是以重音(accent)來表示響度。因此他把聲調符號統一加在主要元音上，後來的西方教士往往不能掌握到這一點，因而有混亂的情形發生。

由這些細節可知杜嘉德的語音學(phonetics)是相當不錯的，但他的聲韻學(phonology)則相當差。譬如ts-母、tsh-母，麥都思(1831)字典一律以ch、ch'h表示，羅啻以ch、ch'表示，杜嘉德認為齒音在前、元音有腭化現象，因此在前元音i、e之前用ch，後及低元音用ts，但tsh-則只用chh，s-也只用s-。他沒有互補的音位觀念，所用符號非常偏重音值。但其影響很深遠，以後的字典都跟他走，直到1930年代以後才有人逐漸放棄ts，而將ts-不論前後元音之前都用ch-表示。

還有合口介音，麥都思都用-w-表示，但杜嘉德堅持像oa的音很清楚的聽到o音而不是w，所以合口音只在高元音-i前作ui，其餘皆作oa、oe。他的審音能力雖然很強，但完全沒有聲韻學(phonology)的觀念。Schlegel曾在他的《荷華文語類參》序(1882)中提

到「也曾和杜嘉德協調ch/ts不必分別之類的聲韻學的問題，但不爲杜嘉德所接受。杜嘉德以後，長老教會的勢力成長非常迅速，著作也最勤，長老會內部又很團結，因此拼音法相當接近，只有在細節上有小的出入。長老會以外的拼音法即使較合理也沒有影響力。」

註解

- ①本節主要參考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一輯。
- ②參見拙作《麥都思小傳》、〈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價值〉。
- ③參見本文參考書目衛三畏條。
- ④杜嘉德字典Preface P.9。
- ⑤J.M. Douglas: Memorials of Rev. C. Douglas, London, 1877. P.10.。引自村上嘉英〈プロテスタント宣教師の閩南語研究〉。
- ⑥前書P.7。
- ⑦杜嘉德字典序P.1。
- ⑧杜嘉德字典附錄P.609-610。
- ⑨杜典附錄II，P.608。
- ⑩依周長楫〈福建境內閩南方言的分類〉(語言研究1986.2:79)附表2所載漳州、龍海，及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1960，史語所集刊第30本，P.853)所載龍溪方言聲調本調調值如下：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漳州	44	13	53	21	22	32	12
龍海	24	12	42	21	22	32	5
龍溪	24	213	53	21	22	31	13

- ⑪杜典序P.13及附錄II，P.618。
- ⑫羅常培(1931) P.19-22。

參考書目

Medhurst, W.H. (麥都思)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 the Chinese Language" 1837. Maccao: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 Williams, S.W(衛三畏)
 "Alphabetic Language for the Chinese" Aug. 1835, Chinese Repository (C.R.) 4: 167-176.
 "Orthography of Chinese Words" May 1836, C.R. 5:22-30.
 "Orthography of Chinese Language" March 1837, C.R. 5:481-485.
 "System of Orthography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Feb. 1838, C.R. 6: 479-486.
 "System of Chinese Orthography" Jan. 1839, C.R. 7:490-497.
 "New System of Orthography" Jan 1842, C.R. 11:28-44.
- Talmage, John Van Nest(打馬字)
 "Tng-hoan-jī Chho-hāk" (唐番字初學 Amoy Spelling Book) 1852, Amoy.
 "ē-mng-im ê jī -tián" (廈門音个字典) 1894, 廈門: 大美國歸正教會印。
- Doty, Elihu(羅啻)
 "Iok-hān tho ân hok-im su" (約翰傳福音書) 1852.
 "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 (翻譯英華廈腔語彙) 1853, 廣州: 鷺門梓行。
- Douglas, Carstairs(杜嘉德)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廈英大辭典) 1873, London: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